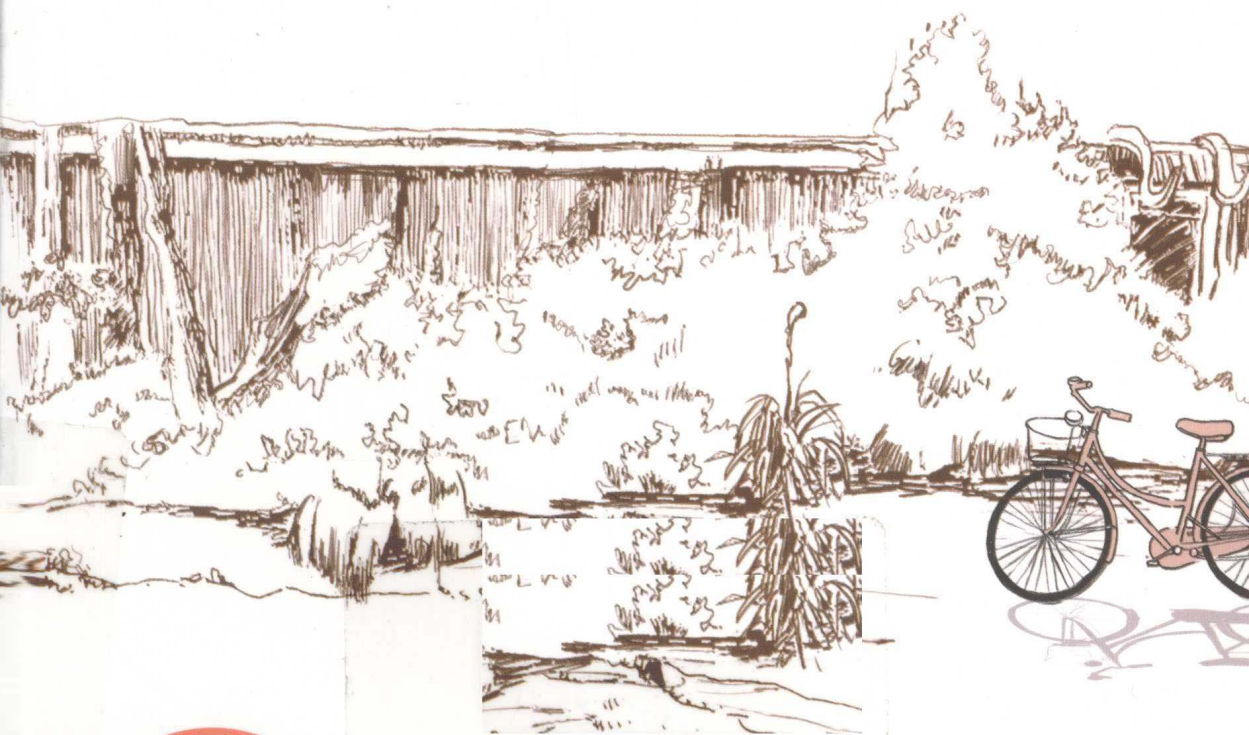


THE PURSUIT OF 10 YEARS

十年风嗖嗖

姚竹 姜萌 ·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温暖写实
我们的
绝版青春

姚笛
气质女星

任重
80后著名演员

关凌
80后著名演员

蒋小涵
80后当红主持

九夜茴
《匆匆那年》作者

田沁鑫
话剧《四世同堂》导演

郑渊洁
童话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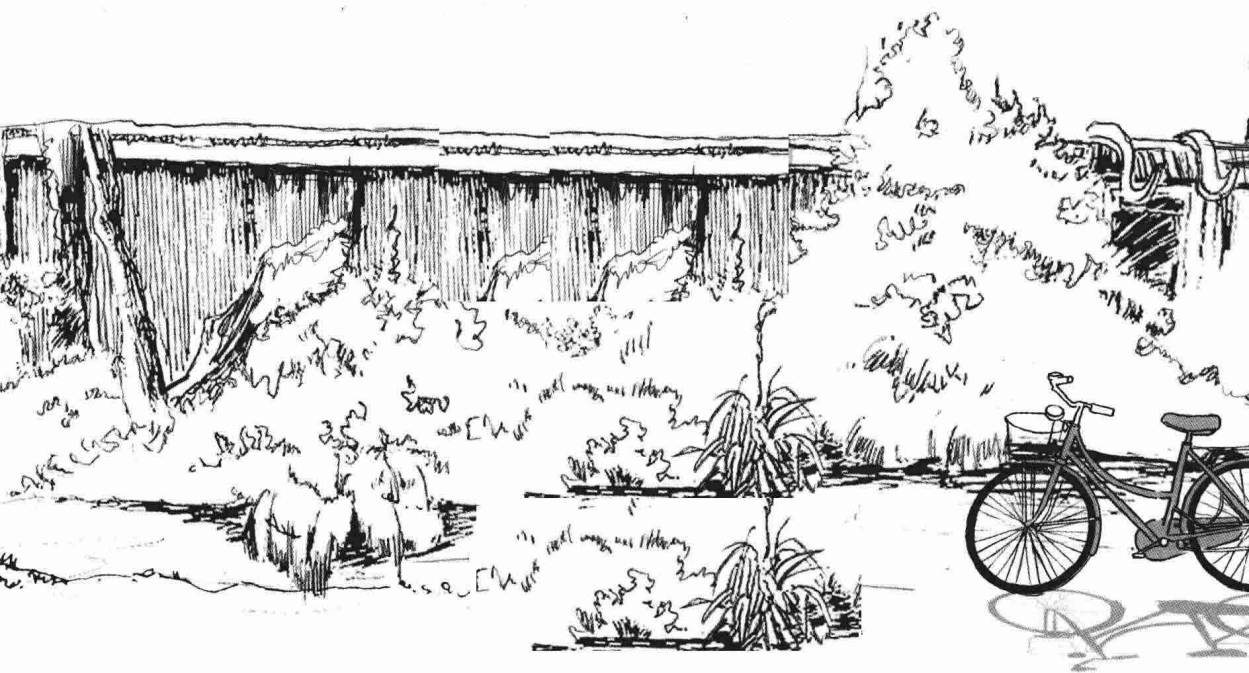
倾情
推荐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THE PURSUIT OF 10 YEARS

十年风烟

姚竹 姜萌·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年飕飕 / 姚竹、姜萌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387 - 3462 - 1

I. ①十... II. ①姚...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1327 号

出品人 陈 琛
选题策划 侯 开 石 颖
特约监制 韩 志
责任编辑 邓淑杰
文字编辑 王 瑜
装帧设计 小茜设计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装、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十年飕飕

姚竹 姜萌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 0431 - 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00 × 980 毫米 1 / 16 字数 / 300 千字 印张 /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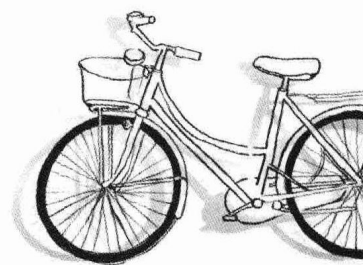
版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斑驳梦想	1
第 二 章	锋芒毕露	16
第 三 章	远渡重洋	32
第 四 章	擦身而过	49
第 五 章	暗生情愫	66
第 六 章	风雨如晦	82
第 七 章	处变不惊	99
第 八 章	Job Offer	114
第 九 章	向左向右	131
第 十 章	幸福宣言	148
第十一章	进退维谷	162
第十二章	辉煌之后	177
第十三章	似水流年	188
第十四章	Mr. Right	200
第十五章	忧心如捣	209
第十六章	No-Shopping	219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海枯石烂	230
第十八章	惶惶不安	238
第十九章	销声匿迹	249
第二十章	恍如隔世	262
第二十一章	悬悬而望	275
第二十二章	阴差阳错	284
第二十三章	鱼水之欢	297
第二十四章	苦不堪言	310
第二十五章	背道而驰	321
第二十六章	举世瞩目	332
第二十七章	得意失意	344
第二十八章	负重致远	352
第二十九章	光阴荏苒	361
第三十章	十年踉跄	370
小诗一一	来了新西兰才知道	378



● ● ● 第一章 斑驳梦想 ● ● ●

1

班步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十九层出来，乘电梯到达一层大厅，大厅里挂有很多主持人的照片，穿过这里，再通过有警卫看守的大门，迈出传达室的最后一道门。这一次她真的被广播电台拒之门外。她的梦想、她的回忆、她的全部就这样被扣留在了这座大楼里面，无法继续。

五个小时后，人们翘首以盼的 21 世纪就要到来。新世纪临近之际，她居然失去了她的爱情与梦想。此刻，全国人民心潮澎湃，别人都忙着庆祝双收，她却是双失。

班步走到路边，抬头仰望电台大楼，好像有根针在她心脏上横横竖竖地划着，眼泪因仰头而回流进鼻子，她深深吸气，心里泪如雨下。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却抵不过她心中的寒冷。

在过去五年的锦瑟年华里，在这座大楼的十九层，班步做着儿童节目的客座主持人，没有工资，她依然乐此不疲，因为那是她的梦想、她永远的职业。大人都说，没有梦想，人就无法进步。而如今，电台以学历为由，拒绝她继续担任客座主持。二十岁，她已无法用儿童或是青少年的身份在电台进进出出。一个儿童心目中的明星只能被打回原形，在三里屯酒吧街做着啤酒促销小姐。

为生计、为挣那几个破子儿而奋斗着。

学历，给班步的梦想扎上了致命的一刀！

乐北，一个曾经、现在、将来都崇拜班步的人。这种崇拜荒谬得可爱。别说她是个女孩，换作男孩也不会对班步如此百依百顺。

“电台把我 pass 了，郁闷死了！告诉你，三十分钟之内必须让我见到你，否则

我要是出什么事儿，你可千万别后悔！三里屯男孩女孩酒吧见。”班步顶着大风，边打电话，边向公交车站走去。

“啊……”乐北刚要张口，电话那头已传来一阵忙音。

乐北对班步的崇拜，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同性恋。她喜欢班步的主持风格，喜欢班步古灵精怪的思维，喜欢班步的穿着，喜欢班步风风火火的言谈举止，甚至模仿她写字的笔迹。她们从小在胡同里一起长大，班步与众不同的气质、身上散发出的神奇魔力，一直影响着周围的人，当然也包括乐北。她的梦想也是广播，只是和班步比起来，她想得太多，做得却太少。

班步到了男孩女孩酒吧，看到乐北戳着傻大个儿站在门口，把自己武装得像个粽子，只露出一双大眼睛。

“大眼无神！傻站着干吗呢？”班步边走向乐北边喊着。

“你小眼聚光！我都快冻成冰块了。”乐北抱怨地回应。

“谁说我眼睛小了？”班步瞪着乐北，接着语气悲伤地说，“姐们儿，这次我真的被咱们电台 pass 了，他们不要我，说我学历不行，英文也不会说，又没什么特长。”说着推开门，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

“你的语调能别跟做情感节目似的吗？”乐北脱下大衣接着说，“电台又不是第一次说不要你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这次是真死了，没有后福了！”班步招手叫来一位服务生，说，“帮我拿一瓶啤酒和一杯橙汁吧，谢谢啊。”

“哎哟，班步，你今天不促销啊？”服务员扶了下自己的眼镜问道。

“都什么日子了，还促销？还有四个小时 21 世纪就要到了！今天休息，明天上班。今晚嘉士伯的瓶盖你给我留着，可以算明天的销量。”班步冲服务员挤了挤眼睛。

上完酒水，乐北再次追问：“真的 pass 了？”摘下帽子，短发显出了一圈被帽子压的痕迹。

“你是女唐僧啊？咱俩见面才十分钟，你已经往我伤口上撒了两桶盐了！”

“你都没戏，那我更没戏进电台工作了。”乐北低着头，低下头抿了口啤酒，抬起头，嘴上沾了白色的啤酒沫。

“乐北，你说我怎么就那么背！男朋友，男朋友没了！电台，电台不要我！”

“男朋友是你自己把人家飞了的，又不是人家蹬你。”乐北翻了个白眼，不屑地说。

“废话，爱情能当面包吃吗？没工作、没理想、没车、没房，我怎么跟他呀？”

“爱情怎么不能当面包了？人家刚多大啊？就有车有房？老头有车有房你跟吗？”

“行，爱情能当面包。拥有爱情的乐北，今天您来埋单吧！”班步理直气壮，逐字逐句地说。

“我没钱。你一个月促销啤酒能挣小三千呢……”乐北说着说着也没了底气。班步的钱都是自己辛苦挣出来的，她确实曾经为爱情付出过很多，但最后呢？还是一无所获，还是要每天晚上累死累活、当牛做马地促销啤酒。爱情到底能不能当面包？乐北不敢告诉自己真正的答案。

她继续追问班步没有回答的问题，“要是有个老头，有车、有房你跟吗？”

这下可把班步问住了，一时无言以对。

面面相觑片刻，班步应付地答道：“跟不跟，是自己能不能妥协的问题，是不能过自己这关的事情。”然后赶快将话题转到乐北身上，“反正你们家邵林还不如我以前男朋友呢，没什么长进，你跟着他早晚饿死！”班步把失去一切后的怒火，毫无保留地发泄到了乐北身上。

或许班步说的没错，但乐北暂时不想承认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乐北，你知道吗？我实在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从电台坐车过来，我一路上都在想，曾经每天可以收到那么多来信，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崇拜我。我每天坐在麦克风前，戴着大耳麦，让自己的声音荡漾在北京城的上空，感觉自己每天都生活在幸福中。”班步说着从包里掏出三本杂志，扔在桌上，封面都是班步的照片，“这些，将变为历史。你再看看周围，就这里，以后我每天只能出现在这个乌烟瘴气、酒气熏天的地方促销啤酒。我本想这里就是个临时挣钱的地方，没想到，从明天开始这成了我唯一的工作。”

“至少你有工作。”乐北还未从班步的话里醒过来。班步确实不应该属于这里，她现在就像是一个流落在凡间的天使。

“乐北，我们这样不行，一会儿就到21世纪了，我们要有新的愿望、新的里程、新的生活。我已经想了很久，我要出国！我必须在国外上大学，我要镀金！只有这样才能再次在电台闪闪发光。只有发光了，才能找到我的Mr. Right！我们需要崛起、需要计划、需要许个愿！”班步挥动着手，眉飞色舞。

“出国？去哪儿？新西兰？就你那网友？”乐北语无伦次道。

“对，去新西兰。我那网友说了，新西兰挺好的，风景宜人。学费和生活费都比其他国家便宜，而且还能移民，移民后生孩子政府给养，老了还有养老金呢。”

“你想得也太远了吧？”

“一点儿也不远。到时我就是一华侨，别说电台了，电视台我吱一声都能进去。”班步信心百倍地说。

“也是，现在别说电视台，就算电台，咱们在门口喊破嗓子都不让进。”乐北盯着班步面前的橙汁黯然失神，然后抬起眼皮，问，“那新西兰在哪儿啊？”

“在南半球，貌似离中国挺远的，我那网友说要十三个小时才能飞到。”

“那么远？飞机还要十三个小时？你一个人行吗？他们都说在国外特别苦。”

“唉！若是肯定的，不经历风雨能见彩虹吗？没有挫折我们能成长吗？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武装好。等十年后，我们再次隆重登场，到时候事业与爱情双收。”班步说着把左右手的食指交叉，在乐北面前比了一个“十”字。

乐北被班步的自信满满而感动，笑着说：“十年后，您都三十了，才双收？晚了点儿吧！那时候都该人老珠黄了。”

“那就在我们的风华正茂之时吧！”班步像念诗一样摇着脑袋，然后端起橙汁与乐北干杯。

不管困难以什么表情和姿态向班步袭来，她都努力用盾牌般的锐意阻挡，她学着乐观，决定忘掉之前的爱情，因为那不能当面包，忘掉曾经的辉煌，因为那不能代表将来的荣耀。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所有客人纷纷起身，为新世纪的到来而举杯同庆。班步和乐北也跟随大家，举起酒杯。

“乐北，我们许愿吧。还有二十秒。”班步高举仅剩少许橙汁的杯子，提议道。

“嗯，好！希望可以实现！”

“十、九、八、七、六……”两个人跟着大家一起倒计时。

钟声响起，音乐奏起，班步和乐北闭着眼睛端着酒杯，许下了自己的愿望。

“哎，你许的什么愿啊？”班步睁开眼睛，把头探到乐北面前问。

“不能说，说了就不准了。”乐北生怕说出来实现不了。

“没事，咱俩谁跟谁啊，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就是想跟邵林结婚呗。你一定许了个愿，做邵林的新娘！”班步坏笑不止，脸一下变成了圆形，好像把所有的烦心事都留在了上个世纪。

“没有……”

“那你就是想让邵林变得有钱点儿，以后能过好日子。”班步打断她的话说道。

“你许的什么愿啊？”乐北反问。

“我为自己许了个人老珠黄的愿。”班步神秘秘地说。

“啊？人老珠黄？”

“哈哈，你刚才不是说十年后人老珠黄吗？我许了两个心愿。我给自己十年的时间，改变我的命运。第一，我希望在三十岁之前可以找到一个好老公；第二，我希望在三十岁之前可以进电台上班。”

“赶在人老珠黄前面是吗？”乐北斜睨了她一眼。

“得了，三十而立！”班步转头，抬高下巴，飘飘欲仙。

“那是指男的。”

“凭什么女的三十就人老珠黄，男的就三十而立啊？反正我到三十肯定不珠黄，我还红润呢！”班步为自己辩解着，对未来十年充满信心！

班步没再追问乐北的愿望。乐北确实希望邵林可以变成她的好老公，而她终有一日也能去电台工作。听了班步的愿望，她也给自己的愿望加上了同样的限期。

十年！

2

春天是所有人最期待的季节，清晨空气清新，微风轻抚班步的脸庞，灰秃秃的树也开始生出嫩芽。和五个月前相比，班步的生活也是新的。

为了许下的十年愿望，她忙着挣钱。只有挣够了钱，才能出国，只有走出国门才算是镀金，等拿到本科文凭，讲着满口英文，揣着本贴有绿卡的护照，再顺顺利利地被电台录用。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好老公。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班步把白天和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太阳上山，做商业主持或是礼仪小姐；太阳下山，在酒吧促销啤酒。她每天睁开眼就工作，闭上眼就睡觉，唯有夜夜临睡前和那个网友聊上一会儿。

这天是一年一度的车展，她是穴头。剪彩的活儿是她从活动公司直接接过来的，一个礼仪小姐公司给三百块，一共十五个人，她给礼仪小姐一人一百五十块，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就挣到两千多。

班步到了国展门口就忙着点数，等人都齐了，集体去后台换旗袍，准备剪彩。礼仪小姐在换衣服时，班步嘱咐道：“等一下大家要面带微笑，千万不可以后背对着台下。”

活动一完马上发钱。公司把现金给了班步，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信封拿出来，每个信封放一百五进去，剩下的两千多放进了另一个信封，塞进包内侧的小夹层。

礼仪小姐剪完彩，换下旗袍，马上换上了做车模需要穿的红色连衣裙，在班步的带领下，统一由门口走向展厅。路上，班步把工作证和剪彩的钱逐一发给充当车模的礼仪小姐们。

和其他活动相比，一年一度的车展挣钱最多。光车模一人一天就能挣七百块，然而班步拿到手的，远远不止这些。从公司接下这活儿是一人一天一千二，展览共七天。这样，整个活儿能挣三万。

安顿好车模后，班步离开国展，赶去新浪网外场做活动的主持人。

这个活动共四天，每天四个小时，工资是一千块一场。这是最后一天，班步始终保持兴奋状态，说到下午五点，嗓子开始有些沙哑，换下主持人的服装，领了四天的工资，坐公车直奔三里屯，找了一个饺子馆坐下，点餐。她已疲惫不堪，饺子还没上来，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双手抱着包，里面装着当日收获的六千多元。

刚睡着，她就被手机声吵醒，“喂……”

“在哪儿呢？我过了！”手机里传来的是乐北兴奋、自豪的声音。

班步一下清醒，直起身子，说：“真的？我们头儿要你了？我就知道她喜欢个儿高的、眼睛大的！”

“呵呵，而且她让我下周跟你在男孩女孩试工。”

“那你可得好好和我学习学习了。”

“你别自恋了，不就是端端酒吗？”

“哪有你想得那么简单啊？咱们不是端酒的服务生，到时我再好好教你吧。我刚做了一天活动，累疯了，正在饭馆呢，饺子还没上来，我先趴会儿，等下就过去上班了。”

“哎哟，你要工作，也要生活啊，怎么都把自己累成这样了？”

“要工作，也要生活？乐北，那是成功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必须得努力，否则就只能平平庸庸一辈子！”班步困得舌头都打了卷儿，嘟囔完挂上电话，趴在桌上又迷糊着了。

这一周，乐北参加了嘉士伯啤酒公司的促销培训，每天回家后跟上学似的，抱着资料看上一番。现在终于等到真枪实练了，傍晚7点45分，乐北跟着班步进了男孩女孩的洗手间，准备在这里换工服。洗手间很小，只有一个小台子放衣服。乐北就看班步金鸡独立，脱下裤子的一条腿，然后脚迅速落地站在鞋上，只是脚尖站在鞋里保持单腿站姿，紧接着使劲一拽另外一条腿也出来了。她把裤子放在台子上，从纸袋里掏出裙子，一下就套了进去，再换上衬衣，套上外衣，穿上丝袜，蹬

上靴子。

乐北掐着表，班步换衣服也就用了一分半钟。

“行了你换吧。”班步说。

“必须换那么全吗？”乐北眉心紧蹙，颧骨耸高，表情扭曲。

“当然了，你看，从靴子、裙子、衬衣、外衣都有嘉士伯的标志，就差袜子了。少一样？少一样被逮到就罚钱。”

“那你扶着点儿我。”乐北慢悠悠地一件一件先脱了个精光，再撅着屁股掏纸袋里面的衣服。

“哎哟，你冷不冷啊？你就不能先脱了裤子，穿上裙子，再脱上衣啊。”

“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啊？”乐北侧头，半边的短发几乎盖住了大半个脸。

“还好是春天，在冬天，你这个换法早冻死了。其实冬天换衣服很烦，还有秋裤啊，毛衣什么的。这倒没什么，但是冬天穿着裙子又要串店，从三里屯的这头跑到另外一头，那叫一个无奈。有一次我偷着穿裤子来着，结果一个香港记者把我拍下来了，题目叫《北京三里屯夜景》，就看我一人穿着牛仔裤和嘉士伯上衣在这条街上走，结果正巧被香港大头看到这报纸，你说我点儿背不背？扣了我五十块钱呢。不过……”眼看班步还要说，乐北赶快打断，“臭不臭啊，出去再说。”

“上班不许聊天，今天我带你，你可得好好跟我学。”班步收回侃侃而谈的夸张表情，一本正经起来。

三里屯的促销小姐都有一个腰包，里面放着促销用的小礼物和销量本，本上记着当天的销量，这和当晚收入直接挂钩，其他的物品都放在吧台。

促销小姐分为两类，一类是啤酒，另一类是洋酒。乐北和班步所属的啤酒品牌是丹麦的嘉士伯，在她们旁边还有荷兰的喜力和高士、澳大利亚的富士达、美国的百威和贝克、墨西哥的太阳和科罗娜、中国的青岛等等。洋酒的两大品牌则是人头马和轩尼诗，据说她们是死对头，明争暗斗。

嘉士伯工服是香港总公司统一发过来的，翠绿色的套装，裙子在膝盖以上，立领小上衣里面套有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衣，胸前印有嘉士伯的标志。和其他公司比，他们的工服倍显正规，裙子也算其中最长的。

站了一会儿，便来了客人。

服务员问：“您几位啊？”

“不会数数啊？”其中一个长相彪悍的男人气焰嚣张地吼道。

“我是怕您一会儿还来人，好给您安排个合适的位子。”

“就我们四个，给我们安排一个方便看演出的地方。”

“第一排今天还没人定呢，那个位置看演出最好。”服务员低头哈腰、挤眉弄眼道。

“行！”

“最低消费八百八，您看行吗？”

乐北推了推班步，说：“你刚才不是说最低消费是七百二吗？”

“嘘！”班步回头撅起嘴，瞪着她。

这种场所绝对不能随便说话，说错一句就是祸。

服务员把四个男的带到第一排，后面跟着八九个促销小姐。几个男的刚坐稳，就被促销小姐一窝蜂地围了起来，有的把头压得很低，有的则踮着脚尖，好像地摊正在甩卖便宜货，大家挤破头去抢。

所有人都在发出不同的声音，像是市场的叫卖。“您喝点儿什么，喝啤酒吗？”“……喝洋酒吗？”“……您可以试试百威啤酒，美国销量第一……”“先生喝喜力吧……”“荷兰最好的啤酒……”

班步已经盯准了那个彪悍男，认定他就是埋单的。她趴在彪悍男的耳边，不停地说：“嘉士伯，嘉士伯，嘉士伯，嘉士伯……”没有任何语调，只是用她甜美的声音念经。在这种局面下，几个男的已经不再淡定，他们面对诸多短裙美女，根本无所适从。

乐北站在外围，已经看傻了眼。

服务员过来主持局面，两手扒拉开促销小姐们，说：“你们一个一个来，别把客人吓坏了。”说得像观赏稀有动物似的。

“你们这儿促销小姐也太多了。”其中一个男的开口。

“是有点儿多，我们也是热情。您看您要点儿什么？”服务员忙着打圆场。

“随便要什么都行，啤酒吧。”彪悍男说。

“什么啤酒？”服务员问。

“嘉士伯。”彪悍男脱口而出。

“要不您要富士达吧，源于澳大利亚……”

“别说了，客人都说要嘉士伯了。”服务员明显想快点结束这一单，“您看，您这儿最低消费八百八，先给您上两打，不够您再点。小吃有薯条、爆米花、洋葱圈，各给您上一种，您看行吗？”

“行，先上着吧。”彪悍男掏出横版钱包，从厚厚的一沓钱中抽出九张一百的给他。

班步从头到尾，只说了二十个以上的嘉士伯，就成功搞定一单。其他促销小姐

垂头丧气地扬长而去，只剩下班步和傻站着的乐北。

“先生，谢谢您捧场，这是送给您的小礼物。”班步顺手从腰包里面掏出一个开瓶器。

“这是什么啊？”其中一个男的问。

“起子。”班步小嘴往上一翘，笑着说。

“你是觉得我没起子吗？”男的开玩笑。

“不是，不是，这官方叫法是开瓶器。”班步举起开瓶器做展示状，摆出了一副念广告词的架势，逗得几个男的直笑。

“小丫头，你说我们那么捧你的场，你陪我们喝一杯吧？”彪悍男眯着眼睛，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脸上有些冒油。

班步赶快把起子放在桌上，双手在腹前紧握，字正腔圆地答：“先生，公司不允许我们喝酒。”

“你们公司还天天盯着你啊，又没人知道，再说了，卖酒的不喝酒怎么行啊？”

“先生，卖毒的还不吸毒呢。”班步抿着嘴，使劲睁大眼睛，抛出无辜的眼神。

彪悍男被班步噎得无语。

“你们俩怎么穿得一样啊？什么啤酒来着？”另外一个男的转向乐北问着。

“嘉士伯。”乐北也学着班步只说这三个字。

“你们怎么有两个嘉士伯啊？”

“她是实习的，今天第一天上班。”班步抢着答道。

乐北小脸泛红，双唇抿进嘴里，眼睛不停地眨着，呼吸有些急促。紧张中被班步一把拉走，又转了几桌，就去串店了。

另一家店在这条街的另一头。两人便开始在三里屯酒吧街上溜达。

“春天多好啊，大家都坐在外面了，享受着夜间的空气。”班步迈着四方步说。

“你别逗我了行吗？夜间的空气有什么好享受的啊？人家都是享受清晨的阳光。”

“咱这不是晚上吗？也没阳光啊！哎哟，反正啊，你看坐在外面的都是老外，这才叫享受生活呢。”

“好家伙，稍微来点儿风就灌一鼻子土。”乐北摇头晃脑，翻了个白眼。

“看，这家叫兰桂坊，声明一下啊，不是香港那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班步一边说，一边侧头往里看，接着叨唠，“今天谁做这家店啊？怎么没咱们嘉士伯的人啊？”

“这家挺好的，也有个乐队。”乐北指着另外一家酒吧说。

“这家叫 Swing，他们老请菲律宾的乐队。”说完班步拉了乐北一下，“你快点走，还真遇上弯儿了啊？哎，你看这家叫 52 号的店是男孩女孩酒吧的前身，这家店的客人素质都特高，我在这儿认识一个搞 IT 的哥哥，人挺好的，电脑可棒了。”班步骄傲的表情说得就跟她亲哥似的。

“哟，那不错，你不就喜欢电脑好、爱上网的吗？追你的吧？”乐北挑衅地看了一眼班步。

“算是吧，不过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比我大那么多呢。”

“多大啊？”

“不记得了，还有点儿胖，我不喜欢。”

话音未落，就听一个男人在背后喊班步。一回头，完了，说曹操曹操到。

班步向 IT 男青年介绍了乐北，然后送了他一个起子，特意解释道：“我送你的不是起子，而是开瓶器。”

“呵呵，好啊，我正好没有。改天请你吃饭啊？”IT 男青年堆笑道。

“行，打电话吧。”班步拉着乐北继续往前走。

要负责的另外一家店，生意远远不如男孩女孩酒吧好，两人便找了个角落站着。

“今天你给中介打电话了？”乐北尚未进入工作状态，聊起天来。

“嗯，打了，留学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好家伙，好几十万啊。”

“那别去了呗。干吗非要出国啊？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乐北一边说话，一边晃着腿。

“你别晃了行吗？男抖穷，女抖贱！”班步啪地打了她一下，“你想当一辈子促销小姐啊？！”

“中国就没有大学能上了？”乐北斜眼看着班步疑惑道。

“中国十三亿人口，就算咱读个大学出来，在竞争中也会争个头破血流的。就算流了血，出人头地了，结了婚，得养孩子吧？我妈就是幼儿园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幼儿园开始，这赞助费你就得预备着，然后小学、中学、大学，学习不好还要花钱走后门。这就是生活！今天你能在这儿活蹦乱跳，等三十岁了，你还蹦得起来吗？我网友说了，国外移民后福利特好，孩子是政府帮着养的，生得越多越富，随便生。也不像我们赶上第一拨儿独生子女，多孤独啊！”

“啊？你还真不打算回来了？生孩子的事都想好了？”

“当然要回来啊，我就是为了镀金，然后去电台工作。”班步坚定不移地说。

“我也想去电台工作。”乐北低头，喃喃地说。

“嗯，去吧。可是怎么去啊？要不咱俩一起出国吧？”班步看向乐北，瞪着眼睛，蹦了起来。

“我不去，我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我不是也没有吗？挣呗！你啊，就是舍不得你们家邵林。”

“你啊就是想离你们家那台灯近点儿。”乐北坏笑着反击。

“谁们家台灯啊？不就是一网友吗？你就给我传绯闻吧。”班步满脸的笑容，上翘的嘴角带有一丝幸福。

整个晚上，班步带着乐北在每桌促销，告诉她起下来的瓶盖要留着算销量用，要和服务员搞好关系，下班后还能帮她们攒。

零点，准备下班，班步带着乐北去吧台点销量。

“嗯，今天还不错，五箱。”

“第一桌就卖了一箱呢。”乐北故作聪明。

“多亏我看准了埋单的，多赶上几个大款，销量就上去了。”

两人换下工服，出门打车。乐北刚要上车，班步一下把她拉住，拉开车门，可怜巴巴地说：“师傅，您好，我是做促销的，想去崇文门，便宜点儿，十块行吗？”司机师傅刚要说话，班步马上拿出嘉士伯的打火机，哈着腰，说，“我可以送您一个打火机，这可是防风的，可贵了。”她打着火机，对着暗火使劲吹了两下，“您看，我们都不容易，您能拉就拉，不拉我也能理解，我再问问别的车。”班步的表情已经可怜到极致。如果是在冬天，可以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一拼。

司机师傅接过打火机，示意她们上车。

班步和乐北坐在后排，开始稀里哗啦地数瓶盖。

“是一百二十个吗？”乐北问。

“差不多就行，一周下来将近一千个，谁真数啊。”班步肆无忌惮道。

“到定额了吧？”乐北瞪着大眼睛，侧头问。

“早到了，男孩女孩的定额是三箱，咱们超了四十八瓶，一瓶提五毛，加上今天底薪一百，一百二十多块钱吧。四小时工作时间，怎么样，你觉得爽不爽？”班步没等乐北问，就把她所有想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不错。”乐北使劲点头，抿着嘴笑道。

一周工作六天，光晚上就能挣小三千，乐北喜出望外。她的春天也要来临了，下周她就要独自开工了。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班步能应付的场合她应付不了，班步能受的苦她也受不了。

一天结束，班步和往常一样，进门后换上睡衣，把该洗的、该叠的都放到固定位置。然后打开电脑，点击拨号。听到桌上猫长鸣的声音，她开始对着电脑屏幕跃跃欲试，将近二十秒的拨号声结束，右下角出现两台小电脑，班步点开 OICQ，因为，那上面有人在等她。

“来了？”一个戴着博士帽的小男孩头像闪动，音箱发出嘀嘀嘀的声音。

“台灯，你好，我回来了。”班步敲打着沉重的键盘。

“你能不能别老叫我台灯啊？好像网友似的，再次强调，我叫王萧冉。”

“吼吼，咱们本来不就是网友吗？哈哈，好的。主要是你的名字太难记了。”还没等他回，班步又问，“你网名为什么叫台灯啊？”

“因为，那代表我妈妈，在我的生活中，她总是给我照亮一条光明的道路。”

“哈哈，那你也在我的生活道路上点亮了一盏灯。”班步开玩笑。

“哪盏？”

“出国留学那盏啊。到时我要是真去了新西兰，你会不会从澳大利亚飞过来看我啊？”

“会，再给你背一只考拉过去。”

班步对着电脑笑得前仰后合。每天网聊，是班步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王萧冉问。

“嗯，挺累的。不过想到王萧冉哥哥您，每天要打那么多份工，和你一比，我就不累了。”

“嗯，加油，你是最棒的！今天给中介打电话了吗？他们怎么说？”

“打了，中介说去新西兰担保金要四十万以上，按现在的汇率 3.4:1，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差不多要十万人民币。”

“那还是比澳洲便宜的，怎么样，你有吗？”

“没有！”班步简单地回应。她本没想提这事儿，即使比澳洲少，但对她而言，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看看父母能不能帮你一些？”

“我不用他们帮，他们是老师，也没有什么积蓄。我就是想自己挣，已经攒了六万多了。”

“那还差得很远啊。等你来了新西兰，我都去英国了。”